

试论唐宋移民对湖南经济的影响

薛政超^{1, 2}

(1. 云南大学 历史学博士后流动, 云南 昆明 650091;

2. 邵阳学院 湖南省魏源及湘西南文史研究基地, 湖南 邵阳 422000)

【摘要】在唐宋时期, 移民不仅加快了湖南地域传统农垦地带的开垦, 而且促进了原来较少开发的边僻地区的开垦,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。在移民的鼓励与倡导下, 铸造、丝织和制茶等手工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, 商业在特定时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。

【关键词】移民; 经济; 唐宋; 湖南

【中图分类号】K242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672 -1012(2009)03 -0105 -03

有关唐宋时期的湖南移民研究, 谭其骧先生所撰《湖南人由来考》^[1] (P163 -233)、曹树基《湖南人由来新考》^[2] 和葛剑雄等撰六卷本《中国移民史》^[3]等皆有涉及, 但关于这一时期的移民对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, 目前尚无专论。本文试从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简要论述唐宋移民对湖南经济的影响。

一、移民与湖南农业

(一) 移民对传统农耕地带的开垦。

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地区是湖南传统的农垦地带, 这里土壤肥沃, 迁徙方便, 对于一般民户移民而言, 只要条件允许, 他们都会优先考虑迁入这些地区, 这一点在氏族资料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, 如洞庭湖区的岳阳, 唐代移入2例, 五代移入7例, 宋代移入13例; 平江唐代迁入16例, 五代7例, 宋代45例; 湘阴唐代1例, 五代14例, 宋代23例。湘中之长沙唐代3例, 五代16例, 宋代28例; 湘潭唐代4例, 五代2例, 宋代20例; 湘乡唐代2例, 五代6例, 宋代49例。湘南之衡阳, 唐代2例, 宋代22例, 衡山唐代3例, 五代2例, 宋代19例。^[4] 这些移民的迁入, 肯定会促进对土地的利用与开发, 而在战乱后迁入者之作用尤其明显, 如南宋乾道四年前后, 湘北地区因受战乱影响而人口稀少的“常德府已耕垦及九分以上, 澧州及七分以上, 其余州郡亦五分以上。”^[5] (卷258)其原因在于“江南狭乡百姓, 扶老携幼, 远来请佃。”^[6] (卷174 《食货上》)同期之“(荆湖)南路有袁、吉壤接者, 其民往往迁徙自占, 深耕概种, 率致富饶”。^[6] (卷88 《地理四》)他们的到来使本地农业耕作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, 有的移民还通过精耕细种而致富饶。

收稿日期:2009 -04 -12

基金项目: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青年项目“唐宋时期的湖南移民研究”(07B070)

作者简介:薛政超(1975—), 男, 湖南桃江人, 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, 邵阳学院副教授。

（二）移民对边远地区的开发。

唐宋湖南移民不仅迁入传统农垦地带，而且还迁向原来较少开发的边僻地区。在唐前期，郴州北岭山谷中有移民迁来“种田烧险谷，汲井凿高原”。^[7]（卷274，戴叔伦《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，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》）唐柳宗元居永州时（永贞、元和间），亦见有人进入偏僻山区“芟山而更居”。^[8]（卷29《钴鉞潭记》）在唐代有多少人户如上述两例农民一样逃入湖南山区刀耕火种、开垦生息，尚难估计，但毫无疑问，这已经成为唐代湖南移民之重要去路。五代至宋代时，移民开始大量迁往西部与西南沿边州县与溪洞。如梅山地区原为蛮徭所据，开发程度不高，五代时有14例移民迁入，宋代时这一地区迁入移民个案达133例。^[4]北宋熙宁时宋政府在此设安化、新化二县，应与先期迁入的移民对这一地区的开垦与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设县后又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前来开垦。北宋熙宁后，随着宋政府开边拓境政策实行，湘西地区迁入移民数量增多，如“徽、诚蛮多典卖田与外来户”。^[9]（卷345，元丰七年五月己酉）沅州等地因“官田并山畲园宅等荒闲甚多”，有“全、永、道、邵州人户往请射”。^[9]（卷274，熙宁九年四月庚寅）又沅州等地“拘籍地土，拨充屯田，作营田，其余召人请佃，租米约有万计。”^[10]（食货2之7）南宋绍兴时，沅州等地继续“将空闲田土召人承佃纳租，补助岁计。”^[11]（卷11《辰州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札子》）边境地区之地方政府为增加收入而召人请佃土地，对边境州县与溪洞的开发无疑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北宋政和之后至南宋时，鼎、澧、辰、沅、靖、邵、永、道、郴、衡、桂阳等州（监）搜括土地以招募亦兵亦农的刀弩手，因设刀弩手的主要目的是防御溪洞蛮徭，则其屯驻之地应是靠近溪洞一带的边境地区。刀弩手人数众多，如鼎、澧、辰、沅、靖五州在北宋末时共有刀弩手1万3千人，若将其家庭人口（平均以五口计）计算在内，总计应超过6万余人。其他六州亦应有相当之人数。这些“无事则耕作自贍，有警则集而用之”的刀弩手及其家属应募迁来，^[12]（卷44，绍兴元年五月戊午）同样也会大大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。

由于自唐初开始、尤其唐天宝后有大量移民迁入湖南境内，湖南土地开发与生产技术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，到唐元和时，湖南之湘中与衡州被称为“奥壤”之都府，^[13]（卷500，权德舆《尚书度支郎中赠尚书左仆射正平节公裴公神道碑并序》）湖南之地成为唐朝廷“每岁赋入倚办”之江南八道之一。^[14]（卷14《宪宗纪上》）引李吉甫《元和国计簿》）唐太和三年时又被人称之为“地称沃壤，所出常倍他州”^[13]（卷966，阙名《请令孟瑁兼往洪潭存恤奏》）之地，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湖南已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，但其中又以湘中、湘南（衡州）地区（即湘水流域）为主。宋代时，湘水流域在移民不断迁入的背景下得到持续开发，而湘西与湘西南等地之边远区域的也因移民的大量迁入而使经济（主要是农业经济）发展较快。^[15]

二、移民与湖南手工业

移民对手工业的影响，主要体现在唐末五代时马楚移民政权对手工业的发展上。一是铸造技术。马楚国于乾化元年（911年）“开冶铸天策钱，文曰天策府宝，铜质浑厚，径寸七分，重三十铢二参。”^[16]（卷67《武穆王世家》）后晋天福五年（940年）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以立铜柱为盟，其柱“高一丈二尺，入地六尺，重五千斤”^[17]（卷末之248《艺文》）无论是所铸铜钱，还是所铸铜柱，都表现出了较高的铸造工艺水平。二是丝织业。马殷时，采用扬州人高郁的建议：“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”，大大提高了民间种桑养蚕的积极性，“未几，民间机杼大盛”，完全改变了“湖南民不事桑蚕”的生产局面。^[18]（卷274，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）三是制茶业。开平二年（908年），马殷听从高郁建议，“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，收其征以贍军”，^[18]（卷266，后梁开平二年七月）湖南种茶业得以迅速发展，制茶工艺也随之有很大提高，出现了“枕于茶”等名茶，“皆甘香不减顾渚”。^[17]（卷61《食货六》）

另外，北宋神宗时，“潭州浏阳县永兴场采银铜矿所集坑丁，皆四方浮浪之民”，^[9]（卷293，元丰元年十月己未）这些浮浪之移民对湖南采矿业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三、移民与湖南之商业

唐宋移民对湖南商业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马楚移民政权当政之时。史载：“初，楚王马殷既得湖南，不征商旅，由是四方商旅辐凑。”^[18]（卷274，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）马殷不仅用免税等开放政策吸引各地商人来湖南做生意，还派人到各地去经营

买卖,“于汴、荆、襄、唐、郢、复州置回图务,运茶于河南、北卖之,以易缯纩、战马而归,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”,马氏的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,“湖南由是富贍”。^[18](卷266,后梁开平二年七月)

参考文献:

- [1] 谭其骧. 湖南人由来考[A]. 长水粹编[M].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
- [2] 曹树基. 湖南人由来新考[J]. 历史地理(第九辑), 1990.
- [3] 葛剑雄, 吴松弟, 曹树基. 中国移民史(全6册)[M]. 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 1997.
- [4] 薛政超. 湖南移民表[A]. 湖南移民史研究(618-1279年)[D].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 2006.
- [5] 杨士奇等. 历代名臣奏议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6] 脱脱等. 宋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77.
- [7] 彭定求等. 全唐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9.
- [8] 柳宗元. 柳河东集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74.
- [9] 李焘. 续资治通鉴长编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, 1986.
- [10] 徐松. 宋会要辑稿[M]. 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57.
- [11] 曹彦约. 昌谷集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2] 李心传.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, 1992.
- [13] 董诰等编. 全唐文[M]. 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83.
- [14] 刘昫. 旧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75.
- [15] 朱瑞熙, 徐建华. 至十三世纪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[A]. 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[C].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1997.
- [16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[M]. 北京: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83.
- [17] 曾国荃等. 湖南通志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.
- [18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[M]. 北京: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56.